

短诗十七首

李季著

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





短詩十七首

——戰鬥、勞動和友誼之歌——

李 季 著

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

書號：(文)52—03•32k 7 $\frac{1}{8}$ "×5 $\frac{1}{8}$ "•63頁•2,300行

短 詩 十 七 首

李 季 著

* 版權所有 *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初版

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出版

(漢口蘆溝橋路四興里)

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發行

(漢口黃興路二十五號)

新武漢報第二印刷廠印刷

(漢口江漢路長怡總里十號)

1—15,030

定價：人民幣四千二百元

目 錄

三邊人.....	一
只因爲我是一個青年團員.....	八
列寧.....	一六
報信姑娘.....	一八
我們來到了莫斯科.....	四五
十月的莫斯科.....	四九
致托爾斯泰幼兒園的小妹妹們.....	五二
蘇聯人民和我們在一起.....	五六
當拉起手風琴的時候.....	五九

列寧格勒有一個青年·····	六三
寄亞力山大·克拉西爾尼柯夫·····	六五
附錄：致詩人李季（亞力山大·克拉西爾尼柯夫）	
贈瓦日克·····	六六
我們的城市·····	八二
烏斑·····	八五
光榮的姑娘·····	八九
賀功信·····	一一〇
秋收小唱·····	一二七

三 邊 人（註一）

在沙家店戰鬥（註二）的前幾天，
旅部裏來了一百多担架隊員。
他們都是綏德分區的，
只有六個人的家，住在三邊。

一樣樹開的一樣花，
三邊人穿戴不一般：
身上穿的羊皮襖，
紅毛綫的長圍巾繫在腰間。

肩膀上抗着担架桿，
脊背上揹的毛絨毯，
行軍時不愛多說話，
唱起順天遊來（註三），
山這邊能聽到山那邊。

有的人譏笑三邊人胆小怕死，
還說他們一輩子只洗兩回臉，
開玩笑也稱他們是沙老鼠：
三邊人聽見裝做沒聽見。

沙家店戰鬥打響了，
六個三邊人跟着機砲連。

他們好像都是鐵石鑄的人兒，
一黑夜搬運了十二趟大砲彈。

連長叫他們隱蔽休息，
他們却偷偷地竄上了火綫，
幫助炊事員送飯送水，
緊跟在戰士們的身邊。

機槍射手受了傷，
他們抬着送往換藥站。
剛要經過一段開闊地，
離他們幾步遠的地方，
落下了一顆大砲彈。

好像早就商量好了，
他們同時放下担架，
爲了不使砲彈炸着傷兵，
六個人爭着跑上前去，
用身體把砲彈遮掩。

傷兵同志可以證明，
他說：『我親眼看見，
砲彈爆炸了，
有兩個炸得不像人樣，
這四個炸傷了倒在一邊。』

火綫救護組趕來抬走了傷兵，
也抬走了四個受傷的担架隊員。

在醫院裏他們一天又說又笑，

好像他們並沒有受傷，

好像砲彈並沒有把他們的手腳炸斷。

戰鬥結束了，

人們都把他們的故事講談。

雖然他們六個都不在場，

大家對他們的稱讚，

却傳遍了各團各連。

這個說：三邊人最不怕死，

他們都是鋼骨鐵胆；

那個說：他們腰裏扎的紅圍巾，

簡直和咱們帽子上的紅星一樣好看。

這個說：

他們不是沙老鼠而是沙老虎；

那個說：

他們唱起順天遊，

和咱們軍號聽的一般遠。

還是指導員會做結論，

他說：不論延屬、隴東、關中，

也不論是綏德或是三邊，

邊區老百姓都受過毛主席的教育，

邊區的每個老百姓，都不能輕看！

一九四九年冬於武漢

(註一) 指陝北的定邊、靖邊和安邊。

(註二) 沙家店在陝北米脂縣，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日，人民解放軍在此殲滅

胡宗南匪部三十六師。此役根本改變了西北戰場的形勢。西北戰場，

自此即開始反攻。

(註三) 陝北頂流行的民歌，兩句一節。

只因爲我是一個青年團員

「請你告訴我：什麼是青年？」

我若這樣問不論那一個青年團員，
他一定會笑得彎下腰來，

不然，他就會怪我把他當傻子看。

也許你們會引據團章上的規定，

告訴我從幾歲到幾歲的青年年限。

這個回答當然正確，

但是却有點過於簡單。

雖然我不滿意你們的解釋，
可是我自己也難說得周全。

這裏且讓我講一個通訊員的故事，
也許它會給我們一個比較滿意的答案。

我有一個名叫石虎子的朋友，

他是光榮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團員。

他的名字也是他的外號，

因為他實在有老虎那樣兇，石頭般的堅。

他是一個自動參軍的新戰士，

沒過兩個月，就成了通訊班的工作模範。

他送信從不是走着去送，

人們說：石虎子送信就跟打電話一般。

石虎子頂愛唱歌，大笑，

同志們誰都知道他的這個特點。

他的歌聲、笑聲特別響亮，

就像是長了翅膀——能聽幾里遠。

一九四七年陝北保衛戰開始了，

馬鴻逵的騎兵侵佔了咱們的定邊。

有一隊地方幹部被敵人包圍在一個草原上，

團長決定派人把他們引出包圍圈。

這是一個困難而又危險的任務，

團長把它交給了通訊班：

『派兩個胆大勇敢道路熟悉的，
必須是共產黨員或是青年團員。』

通訊班長決定自己前去，

另一個派誰呢？他望着大家的臉。

石虎子像個皮球從炕上跳起：

『我去，咱石虎子——青年……！』

不光是幾天幾夜不能睡覺吃飯，

難辦的是要通過十六七道的封鎖綫。

就像常有的情形一樣，他們開頭很順利，

恰恰在越過最後一個崗哨時發生了波瀾。

匪軍哨兵一槍擦倒了通訊班長，

另一隊騎兵把石虎子緊緊追趕。

人腿怎麼能和快馬賽跑！

一根馬繮繩把石虎子牢牢捆拴。

匪軍營長親自審問，他想從

石虎子身上把情報試探。

問了一百句，回答盡是『不知道』，

把營長氣成了一個從紅水裏撈出來的山藥蛋。

火爐裏抽出了燒紅的槍探條，

大腿上對穿了一道指頭粗的眼。

咱們的石虎子真是一塊石頭，

你看他緊咬着嘴唇怒瞪着眼。